

<<后宫·如懿传2>>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后宫·如懿传2>>

13位ISBN编号：9787511324672

10位ISBN编号：7511324673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流潋紫

页数：267

字数：25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后宫·如懿传2>>

内容概要

这后宫之中，上演过太多恩宠枯荣、起起落落。
妃嫔的命运，如同悬崖边的稻草，再聪明的打算，再阴险的算计，倚望的都不过是圣意阴晴。

她是如懿，曾经的乌拉那拉青樱，景仁宫皇后的侄女。

敏感的身份让她比旁人多了几分隐忍自持。
得意时不敢自傲，囹圄中有他一句“如懿，你放心”——纵使帝王之爱从来身不由己，她心足矣。

然而，是非从来不肯饶她。

妃子接二连三孕产不利，贴身侍女倒戈，种种证据皆指向如懿……若被人这样精心设计，又如何还有转圜机会？

当初紧握她手让她“放心”的人已不愿多看她一眼，等待她的将是无尽萧瑟的冷宫……
是巧合，抑或另有内情？

是认命，抑或绝地反击？

如懿，如懿，如何在波诡云谲的后宫中自保周全？

<<后宫·如懿传2>>

作者简介

流潋紫，生于诗书簪缨之地——浙江湖州，以一部文采斐然、机关算尽的《后宫·甄嬛传》名动网络，被誉为“后宫小说巅峰之作”，并亲自担纲同名电视连续剧的编剧，一举造就她国内类型小说名家、知名新生代编剧的地位。

她精诗词、历史，好武侠、言情，颇为深厚的古典文学积淀使她的小说语言典雅婉约、柔美细腻；笔下人物性格鲜明丰满；作品每每充满复杂的矛盾冲突，情节跌宕、悬念丛生。

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类型文学创委会副主任。

<<后宫·如懿传2>>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延祸
- 第二章 喜忧
- 第三章 流言
- 第四章 春情
- 第五章 三雕
- 第六章 惊蛰
- 第七章 伏变
- 第八章 前事
- 第九章 无路
- 第十章 冷苑
- 第十一章 幽居
- 第十二章 空谷（上）
- 第十三章 空谷（下）
- 第十四章 旧爱
- 第十五章 端慧
- 第十六章 温婉
- 第十七章 相慰
- 第十八章 蛇祸
- 第十九章 暗涌
- 第二十章 心志
- 第二十一章 玉镯
- 第二十二章 重阳
- 第二十三章 火焚
- 第二十四章 双毒
- 第二十五章 复生
- 第二十六章 嫔妃
- 第二十七章 恩宠（上）
- 第二十八章 恩宠（下）
- 第二十九章 事破
- 第三十章 猫刑

<<后宫·如懿传2>>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延祸四周静得有些骇人，偶尔穿过庭院的风声，像不知名的怪物隐匿在黑暗中发出的低沉的嘶鸣。

所有的人都怔在了原地。

心头的震撼如惊涛骇浪，冲得如懿微微踉跄一步，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微张的嘴，将那几乎要喷涌而出的惊呼死死扼住。

襁褓中的孩子，四肢瘦小却腹大如斗，整个腹部泛着诡异的青蓝色。

更为可怕的是，孩子的身上，竟长着一男一女两副特征。

皇帝吓得双手一颤，几乎是本能地把孩子推了出去。

幸而王钦牢牢接住了，他也是一脸惧怕，双手哆嗦着不知该如何处理手中的孩子。

皇后一时也看清了，惊得低呼一声，花容失色，大为惊惧，紧紧攥住了皇帝龙袍的袖子。

如懿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是否亦如皇后一般难看，她只觉得自己的心突突地用力跳着，仿佛承受不住眼前所见似的。

她与皇室羁绊多年，虽也知道后宫孕育子嗣往往艰难，孩子多有夭折，可是大清开国百年，从未有过这样的骇事！

那孩子，分明有一张与别的婴儿无异的面孔，小小的潮红的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笑容。

他的身体在襁褓里蠕动着，并未觉得自己与旁的孩子如此不同。

可是他偏偏雌雄未辨，惊世骇俗。

里头隐约响起女人昏迷醒来后疲倦的声音：“孩子，我孩子呢？”

皇帝的身体剧烈一震，像受了什么无法承受的力量似的，死灰般的面庞上唯有一双惊恐而哀伤眸子，那双眸子里的哀伤因为触及孩子的面容而如遇见寒雪的青瓦间的冷霜，转瞬被覆盖不见，只余下刺骨寒冷的惊恐与嫌恶。

女人的声音在里头再度响起，带着期盼与希望：“把孩子抱来我看看……”一片静寂，没有人敢回答。

皇后迅疾反应过来，带着冷冽的决绝。

她转首，发髻间一点银凤垂珠的流苏簪闪过一丝寒星般的光芒，划破深蓝至抹黑的天际，转瞬不见。

她的语气没有任何柔软与迟疑，决绝道：“皇上，这是孽障，是不祥的妖物，绝不能留！”

皇帝微微一怔，茫然地点点头，皇后旋即看着王钦，一字一字吐出：“你去安排，告诉所有人，玫贵人生下的是个死胎，死胎不祥，立即埋了它！”

她说到那个“它”字时，冷漠而不带任何感情，仿佛那个孩子，就是一个不值一顾的小小牲畜，随时可以将他鲜活的生命掐去。

如懿实在有些不忍，低声道：“皇上，这孩子也没有别的问题，只是多了……不如请太医看看，看能不能除去其中多余的那个……”皇帝看着孩子小脸粉红的憨态，一时也有些动摇。

皇后立刻转过脸来，照着如懿的脸便是一耳光。

那耳光来得太快，几乎叫人反应不过来，如懿硬生生受了这一巴掌，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胜过了一切痛楚。

皇后冷冷看着她，那双眼睛如养在清水寒冰里的一双黑鹅卵石，看着清透乌黑，却有让人浑身一凛的彻骨寒意：“嫔妃，你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本宫都不会怪你。

但是这一巴掌，你要好好记住，这个孩子是不祥的孽障妖胎。

你若再容旁人知道，流传出去伤害圣誉与大清的祥瑞，本宫就是杀了你也不为过。

脸上的伤痛一点一点逼到肌理深处，痛得久了，没有挨打的另一边脸孔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冰冷的触觉，仿佛是滴水檐下的冰柱一点一点化下水来滑在面颊上，冰得寒毛倒竖，凛冽刺骨。

她明白那孩子是救不得了，也不敢捂着脸，只得屈膝欠身：“臣妾失言，请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扬了扬脸示意她起来。

皇帝定了定心神，仿佛找到了主心的一缕神魂，极力平静着问：“既然如此，皇后的意思是……”皇后微微欠身，语气恭和而安稳：“玫贵人不幸，诞下死胎，无福为皇上绵延后嗣，还请皇上节哀。”

<<后宫·如懿传2>>

但愿玫贵人来日有福，还能为皇家开枝散叶，再续香火。

”皇后瞟了一眼王钦怀中的孩子：“既然是个死胎，就好好处置了吧。

王钦，这件事不许再有其他人知道。

至于已经知道的人，除了本宫、皇上和娴妃，就是你了。

”王钦悚然一凛，立即答应道：“是。

奴才明白了。

”如懿看他转身离去，心下亦明白，这个孩子，断断是活不了了。

皇帝疲倦地摆摆手：“皇后，你和娴妃去安慰一下玫贵人吧，朕累了。

”皇后知道皇帝此时并不愿与玫贵人相见，或许此后，皇帝都不会再想与她相见了，于是便温婉劝道：“皇上累了一晚上，一定也倦了。

不如去臣妾宫里稍事休息，臣妾准备了一些五仁参芪汤，原是留着自己喝安神的，皇上赶紧去喝一碗定定神吧。

”皇帝的目光扫过如懿的面庞有些歉意：“那朕先去皇后宫中了。

”如懿亦知，今晚皇帝心里一定不好受，皇后万事稳如泰山，皇帝在她那儿亦是好事。

于是她欠身相送：“皇上安心歇息，臣妾会与皇后娘娘好生安慰玫贵人的。

”皇帝点点头，转身离去。

皇后看了如懿一眼，伸手轻轻抚上她的面颊，温言问：“痛不痛？”

”如懿身体微微一缩，有些难以抑制的畏惧，忙道：“谢皇后娘娘关怀，方才是臣妾失言了。

”皇后叹口气道：“方才那种情况下，这个孩子是断断留不得了。

万一皇上起了不舍之心，一时难以决断，往后日日看到那孽障，岂不更加烦心。

且事情一旦传出去，这不男不女的妖孽，会让皇室蒙上何等羞辱？

还是快刀斩乱麻的好。

”如懿心口堵得慌，像是被谁塞了一把火麻仁一般，喉头又酸又胀，语气却竭力维持着平和从容：“是，臣妾受教，是臣妾糊涂了。

”永和宫寝殿内的哭闹声越来越凄厉，是玫贵人，急着要看她的孩子却无人应对后的焦灼与不安。

皇后叹口气：“走吧，如何劝住她，这便是咱们的事了。

”如懿跟着皇后推门进去，布置得精致秀雅的寝殿内颇有琴书静韵，仿佛在那份喧嚣的恩宠之下，蕊姬亦有着一份自己的清新雅致，赢得皇帝的垂眸。

可是此时此刻，殿中沉积的百合香气味底下掺着浓郁不退的血腥气和潮腻的来自产妇头顶与这个季节格格不入的大汗淋漓的味道。

皇后与如懿甫一进殿，便见玫贵人惊慌失措地挣开宫人们的扶持，从床上跌爬下来，满面泪痕地扑倒在皇后脚下，泣道：“皇后娘娘，他们不让臣妾见孩子！

他们都拦着臣妾！

”她的慌张与不安明白无误地铺写在她娟丽清秀的面孔上。

”皇后娘娘，您告诉臣妾，孩子是不是不大好？

”皇后短暂的沉默让她有些慌不择言，“长得难看些不要紧，只要是全的，全的。

皇后娘娘，孩子不会缺了什么吧？

”怎么会缺？

分明是多了些许不该有的东西。

皇后伸出双手扶住她，缓缓地道：“玫贵人，你要节哀。

”她瞥一眼如懿，如懿会意，只得道：“孩子生下来就是个死胎。

皇上吩咐，立刻送孩子……回去了。

”玫贵人浑身打了个激灵，像是有惊雷从她头顶毫不留情地碾过，惊得她浑身战栗不已。

她瘫软在地，哭号不已：“不会的，不会的！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还明明听到他的哭声，怎么会是个死胎呢？

”“玫贵人，你当真是听错了。

孩子一生下来就是没了气息的，怎么会哭呢？

<<后宫·如懿传2>>

”皇后怜悯地看着她，然后缓缓地目视宫中诸人，“你们当时都在玫贵人身边，告诉玫贵人，孩子是不是生下来就是没有声息的？”

”皇后的目光和缓如往日，可是目光所及之处，无人敢不跪下，俯首低眉道：“是，皇后娘娘说得是，还请贵人节哀。”

”如懿低低道：“你要是伤心，不如请宝华殿的师父来诵经祈福，也好送孩子早登极乐。”

”玫贵人在泪眼朦胧里醒过神来：“请皇后娘娘好歹告诉臣妾一声，这孩子到底是男是女……”皇后微微一怔，有些为难地看了如懿一眼，如懿犹豫着道：“是个……”皇后旋即道：“是个小公主，所以你也别太伤心了。”

嫔妃说得对，是要请宝华殿的师父好好来替小公主诵经超度。

”皇后沉声吩咐众人：“这些日子玫贵人要坐月子补养身体，不许她走动见风，只许宝华殿的大师进偏殿祈福诵经，其余任何人都不许来打扰玫贵人休养。”

”如懿一听，便知皇后对玫贵人已是形同软禁。

她无能为力地看着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玫贵人，随着皇后的步伐一起离开。

寒冷的冬夜哈气成冰，如懿远远听着寝殿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心底的微凉如同被月光映照的茫茫雪野，凄寒而明亮的冷。

她从大擎中伸出手来，接住从无尽的暗色夜空中落下的清冷雪花。

这样冷清而小朵的雪花，落在灯火通明的庭院中，伴着玫贵人无助而悲切的哭声，冬夜的寒意，无声无息入骨袭来。

玫贵人骤然丧女，不只合宫惊讶，连太后亦颇为伤心。

宫中人心浮动，慧贵妃亦在背后私语，玫贵人是骄奢享福太过，才折了孩子的阳寿。

流言如沸，幸而如皇后所言，永和宫不许外人出入，玫贵人才免了惊扰，可以安心休养。

但玫贵人伤心如斯，皇帝却也再未踏足永和宫一步探望安慰。

太后几度欲问皇帝玫贵人死胎之事，皇帝也不过含糊了几句，便过去了。

这一日已是玫贵人丧女的半月之后，如懿陪皇帝在养心殿暖阁中闲话。

皇帝的神色始终有些郁郁，对着窗外雨雪霏霏，兀自沉浸在默然的悲戚中，一遍一遍地抄写着《往生咒》。

雨雪天气的黄昏也显得格外暗沉，如懿见皇帝身前的几案上犹搁着一壶残酒，一盏孤杯，数支白烛燃着几簇昏黄的冷焰，每一跳动，都溅起抽搐般的影光。

皇帝穿着一身缙金云白狐皮龙袍，那龙袍原是银白的底色，簇了雪白的狐皮滚边，连缙金的绣龙图案亦显得清冷了不少。

皇家一向讲究色调清雅富贵，皇帝亦少穿这样的素色。

如今这般打扮，也不过是心情的缘故罢了。

空气里残留着冷酒的余香，如懿卷起衣袖，轻轻为皇帝研磨墨汁，轻声道：“皇上要喝酒也先让人温一温，冷酒太伤胃。”

或者，与人对酌说说话也是好的。

”皇帝并不抬头，淡淡的语调中颇有伤感之意：“自饮自酌，冷酒才有味道。”

何况殿中熏得那样暖，再喝热酒，就失了意趣。

”如懿静静磨完墨，闻着殿中的龙涎香有点淡了，便让李玉带着人捧了香炉下去，又用紫铜拨子拨开镂空鹤纹铜炉的一角，添入一把紫檀色的苏合香。

皇帝只低头专心抄写，问道：“怎么不用龙涎香了？”

”如懿道：“苏合香能通窍辟秽，开郁豁痰，冬日里用最好。”

”皇帝搁下笔叹了口气，苦笑道：“通窍辟秽，开郁豁痰？”

朕知道你是好心，可是朕心气郁结，岂是一把苏合香能解的？”

”如懿将皇帝所抄的《往生咒》一一理好，温然道：“皇上抄了这么多《往生咒》供宝华殿诵经超度所用，臣妾就知道皇上心里还是在意那个孩子的。”

”她小心觑着皇帝的神色：“皇上常到延禧宫看望臣妾，永和宫与延禧宫不过数步之遥，皇上何不去看看玫贵人，稍作安慰？”

<<后宫·如懿传2>>

”皇帝眉心的悲色如同阴阴天色，凝聚不散：“近乡情更怯，更不知该如何安慰彼此？反而是两下里伤心。”

”他静一静：“幸好玫贵人还不知道那孩子的样子……”如懿忙道：“皇后娘娘吩咐过，一律不许走漏风声。”

那日为玫贵人接生的太医与嬷嬷，都已经打发出去了。

但凡有可能见过小……公主身体的宫人，也都已经拨去了热河行宫，不许再在宫里伺候。

”皇帝微微颌首：“皇后想得很周全。”

此事不祥，朕连太后也不敢告诉周详。

”如懿点头道：“如今宫里见过那孩子的，只有皇上、皇后、臣妾与王钦。”

再无第五人了。

”皇帝静默地吁出一口气，正要提笔再写，只听外头两声叩门声响，却是王钦在外道：“皇上，永和宫玫贵人送了东西来请圣上过目，皇上您要不要看一看？”

”皇帝犹豫片刻，便搁下笔道：“拿来朕瞧瞧吧。”

”王钦答应着推门进来，却是在黄鹂鸣枝多子多福红漆托盘里搁着一叠婴儿衣裳。

皇帝一时未解，便问：“这是什么？”

”王钦恭声道：“玫贵人说，听闻皇上辛苦手抄《往生咒》化与小公主，所以想把之前亲手做的给小公主穿的衣裳一同焚化，即便小公主在人世间穿不上一遭，到了极乐世界也不会受冻凄寒。”

”皇帝的神色间闪过一丝凄楚之色，如懿便道：“皇上，玫贵人忆女心切，您还是成全了她吧。”

”皇帝点点头：“朕准了，你告诉她，便留在自己宫里焚化吧。”

”王钦又道：“玫贵人说，今晚亥时一刻是半个月前小公主出生的时辰，希望皇上能亲临永和宫，陪玫贵人一同焚化这些衣裳，以尽哀思。”

”他凑上前几步，翻起盘中的衣裳：“这些衣裳都是玫贵人亲手做的，皇上看看这针线，一定是花了不少工夫的。”

玫贵人慈母之心，可钦可叹啊！

”他随手翻起，直露出盘底上多子多福婴儿嬉戏图来。

皇帝眼中一动，本已心软，可是目光触及盘底憨态可掬的婴儿图案，不觉闪过一层蒙眬泪意，那泪意似结了薄薄一层碎冰一般，凝住了层层寒气。

皇帝问：“这个托盘是哪里来的？”

”王钦赔笑道：“还能哪儿来的？”

是永和宫连着衣裳一同送来的。

皇上要不信，送衣裳的小贵子还在殿外候着呢。

”皇帝眸中微冷，再也不看那些衣裳：“去告诉玫贵人，她还在月中，朕不宜探望，这些事她这个做额娘的一力完成就是了。”

”王钦立时退下。

如懿见皇帝面色不善，忙含笑问道：“伺候玫贵人的宫人真是不当心，玫贵人不能平安诞育皇嗣，他们还用这样婴儿嬉戏的图案，玫贵人看见了岂不刺心？”

”皇帝颓然坐倒在椅上，长叹道：“朕一看见那些健全的孩子，便会想到玫贵人所生的孩儿，如此畸形可怖，诚如皇后所言，是孽种妖胎。”

偏偏玫贵人自己懵然不知，她无心所选，却让朕不得不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

”他握住如懿的手，神色如一个凄惶而无助的孩子：“如懿，你告诉朕，是不是朕无福失德，才会与玫贵人生下这样的孩子？”

是不是？”

”如懿心头一搐，忙安慰道：“怎么会？”

皇上初登大宝，乃天命所佑。

这个孩子，纯属意外而已。”

”皇帝的脸贴在如懿温热的手心之上：“就是因为朕初登大宝，所以才更不安。”

玫贵人的孩子，是朕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孩子……”皇帝话音未落，却听有风声伴着殿门悠长的吱呀之

<<后宫·如懿传2>>

声一同扑入。

如懿抬首，却见皇后独自站在殿门内，衣袂翩然，颇有正大仙容之姿。

她端然迈进，一步一个沉稳，定定道：“皇上安心。

这个孩子的意外，完全是因为玫贵人德行浅薄，不堪承受皇上圣恩。

”她行至皇帝身边，俯身将皇帝的手合在自己掌心，语气沉稳而不容置疑：“皇上已经有好几位皇子皇女，个个都聪明康健，唯有玫贵人所生与旁人有异，便可证明万恶之源在于玫贵人而非皇上。

皇上大可不必挂怀。

”皇帝神色稍稍弛缓：“皇后所言，不是宽慰朕吧？”

”皇后唇边的笑意让人望之心安：“是否是宽慰之词，皇上只要去阿哥所看看各位阿哥与公主，不就知道了。

”如懿知道皇后要借几位年幼的阿哥与公主开解皇上的失落，安慰他丧女之痛外，更不能述之于口的惊骇，或许眼下，这也是让皇上尽早走出颓丧之情的最好良方吧。

她默然行礼，缓步退了出去。

容色和缓而沉静的皇后身边，连皇帝也露出一丝难得的欣慰之色。

她掩上殿门，亦掩上自己此刻的失落与怅惘。

或许，皇后终究是皇后，他可以对着自己倾吐心事，最终却是在皇后那里得到安慰。

如懿看着外头寒雨纷纷，夹杂着碎雪纷乱，雨雪寒潮之中的紫禁城，亦如同自己一般失了颜色。

坐在暖轿之中良久，如懿的心事仍是翻覆如潮，不得安定，只觉得暖轿转了一重又一重，仿佛自己一颗不定的心一般，山重水复，千回百转。

正苦闷间，忽而听得隐隐约有哭泣之声传来，如懿掀起帘子，唤道：“蕊心，去看看是谁在哭？”

”蕊心答应着转过甬道过去瞧了瞧，很快过来回禀道：“回小主的话，是永和宫的小贵子躲在角门下哭呢。

”如懿点点头，示意蕊心打起伞来，吩咐道：“阿箬，你带着他们先回宫，我自己走回去便是。

”阿箬忙道：“那让他们回去，奴婢留下伺候小主吧。

”如懿道：“不必了。

你去替我将案上抄写的经文收好，等下送去永和宫一并焚化，就当是我对玫贵人和孩子的一点心意。

”阿箬转身去了。

如懿扶着蕊心的手缓步转过甬道，果然见一所偏僻的宫殿外，小贵子正躲在角门边抱着刚才那包婴儿衣裳在抹眼泪。

如懿道：“你家小主还在坐月子，你便这样哭，若她知道了，岂不是让她伤心么？”

”小贵子见是如懿，忙磕了个头请安道：“嫔妃娘娘万安，奴才不是有心的。

”如懿微微点头道：“你也算个有心的了。

要是在自己宫里哭，那真是让玫贵人伤心了。

”小贵子擦着眼泪呜咽道：“我们小主没了孩子半个月了，可是皇上一次也没来探望过。

人人都说，皇上是嫌弃小主生了一个死胎，所以再不会宠幸她了。

”如懿心下哀悯：“即便如此，玫贵人也不会坐以待毙的，是不是？”

”小贵子忙道：“小主就是怕皇上再也不来了，所以今日特地命奴才送了这些婴儿衣裳来，希望皇上可以惦念昔日之情。

”如懿翻了翻那些衣裳，摇头道：“玫贵人的心思是不错，可是这个装衣裳的托盘，是玫贵人自己选的么？”

”小贵子奇道：“不是啊。

奴才捧着这包衣裳来，王公公说空手拿着不像样子，所以给了奴才这个托盘装着，还说是为有婴儿嬉戏图的，皇上看了也会念及玫贵人。

”“王钦？”

”如懿旋即明白过来，正色道，“既然这次不成，那便算了。

你赶紧回去，记得以后再替你们小主送东西给皇上，再不许有这样的图样花纹了。

”小贵子尚未明白过来，但见如懿语气郑重，也知道是要紧的嘱咐，忙谢了恩赶紧去了。

<<后宫·如懿传2>>

蕊心替如懿打着伞遮蔽雨雪相侵，低声问道：“王钦这般费尽心思，是要绝了玫贵人的宠爱啊！他一个阉人，居然有这样狠毒的心思。”

”如懿扶着蕊心的手缓步向前：“诚如你所说，他一个阉人，有什么好替自己这般狠毒的？不过是替他人效力而已。”

”蕊心悄悄望了望四周，低声道：“小主是说……”如懿缓缓摇头：“这一厢一直腾不出手来，看来王钦，是断断不能留了。”

”蕊心低低应了声“是”，牢牢扶住如懿的手臂：“雪天路滑，小主当心脚下。”

”如懿沉下心气，缓声道：“我自然会当心脚下。”

否则如今是看旁人摔倒，以后便是自己爬不起来了。”

”第二章 喜忧玫贵人的失宠，似乎已成定局。”

因为生下的是如此不祥的“死胎”，产前的荣宠在她生育之后几乎是消弭殆尽。

没有任何安慰，没有一次探视，一向花团锦簇的永和宫就此沉寂，再无一人踏足，连最为贤惠的皇后也退避三舍，不再前往。

为着怕见面伤情，皇后还是不许玫贵人离开永和宫半步，出月之后，连在偏殿祈福的法师也退回了宝华殿，唯有寂寞的风雪回声，相伴同样寂寞而悲伤的玫贵人。

连着好几日是难得的晴好天气，又逢旬日，宫嫔们便也随着帝后一同前往慈宁宫请安。

太后见莺莺燕燕坐了满殿，也稍许有了些笑容，支颐含笑道：“前些日子一直雨雪不断，便免了你们往来请安。”

今日皇帝和皇后有心，带你们一起过来了。”

”众人道：“能向太后请安，是臣妾们的荣幸。”

”太后含笑道：“昨日福珈陪哀家去御花园走了走，说是欣赏晴日红梅。”

其实红梅盛开，哪里比得上你们百花齐放，不止哀家，皇帝看了也赏心悦目。”

皇帝，你说是么？”

”皇帝赔笑道：“皇额娘说得是。”

”太后理了理衣襟上的垂珠流苏，缓缓道：“百花齐放，乍眼看去似乎缺了哪一朵都不明显。”

可是熟知百花的人便知道，缺了哪一朵都不算是胜春胜景。”

皇帝，就当哀家人老多言，玫贵人已经出月，怎么还不见她出门向哀家请安？”

”皇帝眉目间微有黯然之色，皇后忙含了恭谨的笑意道：“玫贵人伤心失意，是儿臣的意思，要她多多休养的。”

”“过于伤心，那便是玫贵人的不是了。”

”太后叹了口气，随即敛容正色道，“对于嫔妃而言，孩子固然重要，但侍奉君上更为重要。”

这也是祖宗规矩为何要将你们生下的孩子交给阿哥所或是位高的嫔妃抚养的道理。”

就是怕你们只一心在孩子身上，疏忽了皇帝。”

”她瞥了皇帝一眼，好生关切道：“玫贵人无福为皇帝你诞育皇嗣，皇帝你也不要太过伤心。”

你还年轻，你的后妃们也还年轻，即便是玫贵人，也有再生养的机会，千万不要一时伤心过度，伤了龙体。”

”皇帝连忙起身：“儿子多谢皇额娘关怀。”

”太后叹口气道：“皇额娘关怀也是嘴上说说的，还是要你自己开解心怀。”

哀家看你这些日子都清瘦了不少，眼窝底下都是黑的。”

你这般郁郁寡欢，哀家看着也是焦心。”

”太后的口吻微有不满：“皇后，听闻这些日子多是你陪伴皇帝，怎么未有好好开解、宽慰圣心？”

你是六宫之主，宫中琐事固然要紧，但皇帝的一切更是要紧。”

你可千万不要轻重不分啊！”

”这句话说得颇重，皇后微有惶然之色：“皇额娘恕罪，儿臣无能，不能使皇上开怀，所以这些日子也安排各宫嫔妃随侍。”

嫔妃与慧贵妃也多有伴驾，皇额娘若不信，大可命内务府送上记档来查。”

”如懿与晞月忙起身道：“恭请皇太后万安，臣妾们的确有奉皇后之命，侍奉皇上左右。”

<<后宫·如懿传2>>

”太后抚着手边一把紫玉如意叹道：“皇帝登基之后虽然立了几个新人，但最得圣心的只有玫贵人。其实生了个死胎又如何，养好了身体很快又会有孩子，皇帝也可安心了。”

”皇帝与皇后对视一眼，又看了如懿一眼，便也低下头去。

皇后仰面，施施然笑道：“其实儿臣一直安排几位嫔妃随侍皇上，也是这样打算的。”

”她福下身含笑向太后与皇帝：“恭喜太后，恭喜皇上，继玫贵人之后，怡贵人也已经有孕一个多月了。”

”皇帝一惊，旋即大喜，握住皇后的手扶起她道：“皇后所言可是当真？”

”皇后的笑意温煦如春风：“孩子千真万确就在怡贵人腹中，臣妾岂敢妄言。”

而且臣妾查过敬事房的记档，的确是一个多月前承宠受孕的。”

上天如此安排，必是知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所以特让怡贵人怀上龙胎。”

”怡贵人满面红晕，亦起身道：“臣妾深受皇上与皇后福泽，皇后娘娘为怕出错，特意请了三四位太医诊脉，臣妾的确是已经身怀龙裔了。”

”如懿只觉得腔子里至喉舌底下，都酸楚极了。”

可是那种酸楚却全然不顾她的感受，自顾自强行而肆意地蔓延开来，爬入她的五脏六腑。”

如懿下意识地按着自己的小腹，那里是那样平坦，她还是那样没有福气，没有自己的孩子。”

或者说，是从未有过。”

而更难受的，或许是幽闭永和宫中的玫贵人吧，自己的丧女之痛切肤至深，却要眼睁睁看着怡贵人享受有孕之喜，将她曾经的盼望与喜悦一一经历。”

皇帝喜不自禁，看向太后道：“皇额娘，皇额娘……”太后的笑意仍是淡淡的，如月朦胧鸟朦胧顶上一片薄而软的烟云，总有模糊的阴翳，让人探不清那笑容背后真正的意味：“这当然是好事。”

而且怡贵人从前是侍奉皇后的人，知根知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太后扶着福姑姑的手站起身：“说了一早上的话，哀家也累了，先进去歇息。”

你们坐一坐，便各自散了吧。”

”众人目送太后进寝殿。”

皇后看着怡贵人的肚子，喜悦万分：“后宫顶了天的要紧事，就是为皇家开枝散叶，福泽万年。”

咱们的千秋万代，不在别的地方，都在你们的肚子上。”

若都能像怡贵人一样，本宫便是做梦也能笑醒了。”

”她笑吟吟地转头吩咐：“素心，莲心，今晚收拾下东西，本宫要去宝华殿进香祝祷，答谢神恩。”

”皇帝欣慰地拍拍皇后的手，温和道：“有劳皇后了。”

”“皇上怎么这样说？”

”皇后笑嗔，“嫔妃们诞育子嗣，她们固然是孩子的生母，臣妾是孩子们的嫡母，也一样是做母亲的。”

这份高兴，既是为了她们，也是为了臣妾自己。”

”皇帝颇为感慨，眼底闪过一丝润泽：“皇后贤惠。”

”皇后环视座下：“臣妾有一事一直想回禀皇上。”

其实嫔妃之中，慧贵妃与娴妃的位次最高，侍奉皇上也久……”如懿听见提到自己，不自觉地一凛，看向皇后。”

她抬头时正撞上慧贵妃的目光，两下里相触一闪，旋即转头，各自露出无比得体的笑容。”

皇后含笑望着她们俩，眼中尽是温煦的关切之情：“其实不仅贵妃和娴妃，海贵人和嘉贵人也未生养过。”

臣妾想，不如请太医院开些催孕坐胎的方子，让各宫嫔妃都喝下，也好早有身孕，宫中也热闹些。”

”皇帝欣慰道：“如此，便是皇后有心了。”

”如是闲话几句，各人也便散了。”

皇帝对怡贵人的身孕格外重视，便让皇后亲自送了她回景阳宫，自己回了养心殿。”

如懿与晞月踱出慈宁宫外，晞月自嘲地笑笑，难得地没有敌意，寥落道：“怡贵人恩宠一向不多，皇上一个月也不过只去她那里一次，居然也有了身孕。”

而本宫和娴妃你，居然沦落到要请皇后配制坐胎药才能求子的地步。”

<<后宫·如懿传2>>

”如懿也颇伤怀，小指上的银鎏金嵌米珠护甲硌在掌心是冰冷且不留余地的坚硬。

她勉强笑道：“一股子运气不来，皇上来得再多也是我们没有福气。”

”晞月黯然一笑：“从前在潜邸的时候，你家世比本宫好，恩宠比本宫多。

如今到了宫里，这情景掉了个个儿。

本宫哪怕有多不喜欢你，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在子嗣上，本宫和你一样艰难，膝下孤凉。

”她话锋一转，忽然道：“本宫和你膝下无子也就罢了，可是玫贵人怀着身孕的时候人人都说她身体健康，即便有点小病小痛，也不过是嘴上溃疡之类的小事罢了。

太医也说怀着的是个男胎，怎么生下来成了公主不说，还成了个死胎。

死胎便死胎吧，偏偏皇上还存了芥蒂，整整一个月都没去看过她一次！

”如懿淡淡笑着道：“皇上圣意，岂是姐姐与我能揣测的。

”晞月含了一丝隐秘的笑容，挥手示意身后跟着的宫人退下，低低在如懿耳边道：“听说玫贵人的孩子，不只是死胎那么简单。

当夜你也在永和宫，难道没发觉什么异样？

”如懿心口微寒，唇角却含了一缕恰如其分的笑意：“能有什么异样，不过是皇上亲眼见过那个孩子，所以伤心罢了。

”“再伤心，时间过去也能冲淡一切，再加上旧情，皇上不至于对玫贵人芥蒂至此。

中间一定还有什么别的缘故，是不是？

”晴暖的阳光卷起碎金似的微尘，一丝丝落在身上，亦沾染了那种明亮的光晕，可是如懿分毫也不觉得温暖，那种从身体深处蔓生的凉意，丝丝缕缕，无处不在。

她徐徐道：“还能有什么别的缘故，旧爱伤怀，怡贵人又有了身孕，皇上移情之后，玫贵人只会更受冷落了。

”如懿所言非虚。

她的延禧宫就在永和宫正前，每每经过，看着门庭冷落，几可罗雀，她便可以想见，里头一寸一寸寂寞孤独的时光，是如何难挨了。

这样的日子，她也并非没有挨过。

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

宫中的女子，这一日复一日，何尝不是这样挨过的。

晞月更走近一步，语不传六耳：“可是本宫怎么听说，皇上命宝华殿的大师在永和宫诵经一月超度祈福，是因为玫贵人生下的孩子，是个妖孽！”

”如懿连忙示意噤声，神色平淡而波澜不惊：“贵妃娘娘，宫内不比别处，这样的话可是说不得也传不得的。

”晞月收敛笑容，冷冷一嗤：“这样的话，何止是本宫，满宫里都在传着呢！”

如今只怕是玫贵人足不出户，迟早也要知道了。

”如懿心头一凛：“满宫里都在传？”

”晞月冷笑道：“可不是？”

以为谁瞒得住谁呢，你若不信，自己去听听便知。

”晞月说罢，唤过宫女一同离去了。

宫里的闲言碎语一向就比在阴暗角落里窜来窜去的蛇虫鼠蚁都要多。

藏匿在宫苑红墙碧瓦之下的犄角旮旯里，嘈嘈窃窃，鬼鬼祟祟，交头接耳，蠢蠢欲动。

像灶房里老鼠的窸窣窸窣，像墙头草左摇右摆，一只耳朵咬了另一只耳朵，好话赖话，一律咬着牙舔着舌头咀嚼着吐进吐出。

只有添油加醋，没有短字少句。

这便是后宫的闲话了，没有一日断绝，倒像是无边无际的春草，漫无边际地滋生着。

往这闲话的波澜起伏里投下一块惊涛巨石的，是玫贵人的自缢。

永和宫闭绝一个多月的大门再度开启。

如懿得知消息的时候，已是午睡醒来饮茶用点心的时分。

阿箬来禀告时，如懿惊得险将手中的一盏清茶皆泼了出去，忙忙扶了阿箬和蕊心的手往永和宫去。

<<后宫·如懿传2>>

如懿赶到的时候皇帝和皇后都已经在了。

她请了安便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玫贵人被皇后贴身的素心和莲心按住了坐在床上，兀自呜呜哭泣。

皇帝气恼之余不免有些心疼，口吻却是十分严厉：“宫中妃嫔自戕是大罪，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居然敢在紫禁城内自缢，也不怕添了宫里的晦气！”

“玫贵人只穿了一身素白色缀绣银丝折枝迎春的衬衣，外头披着一件石青刻丝灰鼠大氅，那青青翠翠的素白底色，愈显得那脸没有血色，唯有雪白的脖颈上留着深紫一道勒痕，楚楚可怜地昭告天下，她是刚从鬼门关被人拽了回来。

玫贵人呜呜咽咽地哭着：“臣妾本来就是个晦气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皇上恕了臣妾，由得臣妾去死便罢了。

“皇帝气得别过头去，皇后亦不免含了怒气：“即便你没有家人需要顾及，也不怕连坐。

可是皇上有什么不疼你的，你便这样自轻自贱，轻易毁损自己的性命，岂不是辜负了皇上对你素来的心意？”

“玫贵人哭得愈加幽凄：“只有臣妾自己对不住皇上的。

臣妾无话可说，也无颜再侍奉皇上！”

“皇后看着满地跪着的宫人道：“你们也是，不好好伺候着玫贵人，由得她这样伤心这样闹，本宫要狠狠处置你们才是。

“那些宫人们吓得拼命磕头道：“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娘娘恕罪！”

奴才们也不知是出了什么事，贵人的情绪会这样激动！”

“其中一个领头的宫女哭着道：“这几日贵人小主一直心绪不定，晚上也惊梦连连，睡得并不好！”

今儿午后小主本是要午睡的，可是小主并不让奴婢们伺候，全打发了出去。

奴婢在外头听着不太放心，又听见凳子落地的声音，怕出了什么事，结果闯进去一看，贵人小主竟把自己挂在梁上了！”

“如懿忙问道：“那么你家小主到底是为了什么想不开？”

可是为了孩子的事？”

“那宫女怯怯地摇摇头，又俯首下去。

皇帝气得狠了，连连问：“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尽可跟朕和皇后说，再不然，娴妃和你这样近，你也可以告诉她。

“玫贵人哭着道：“皇上不就怕臣妾和别人说话知道些什么吗？”

所以皇后娘娘也将臣妾关在这永和宫里不许见人。

臣妾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又命薄如纸，除了把自己吊到梁上，还能有什么办法？”

“皇帝将手中的茶盏重重一砸：“荒唐！”

“如懿忙接过茶盏吹了吹道：“茶盏太烫，皇上仔细手疼。

“皇帝微微颌首，正要说话，却见寝殿门口杏子红的衣衫翠罗一闪，却是慧贵妃娉娉婷婷立在了那里。

她由着宫女伺候脱下斗篷，声音冰冷冷的：“臣妾要是玫贵人，听说了那些闲话，也是要想不开的了。

好好的孩子，死了也罢了，还要被人传成是一体双生的妖孽，雌雄不辨。

这世上有几个做母亲的能受得了。

“皇帝神色大变，蹙眉道：“你从哪里听来这些无稽之谈，还跑到这里来说？”

“慧贵妃倒也不惧，盈盈施了一礼道：“臣妾还用从哪里去听说，满宫里私底下谁不是这样在传呢。

“玫贵人凄厉地尖叫着哭了一声，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膝行至皇帝跟前，抱着他龙袍一角道：“皇上，请求您告诉臣妾一句实话，臣妾的孩子是不是一个妖孽，是不是连是阿哥还是公主都分不清？”

所以皇上会厌弃臣妾至此，整整一个多月都不愿来看臣妾一眼！”

“皇帝勉强挤了一丝笑容道：“外头的闲话，你别去乱听！”

朕不来看你，也是为了你安心养好身体！”

<<后宫·如懿传2>>

”玫贵人哀泣道：“臣妾哪里还能养好身体？

即便臣妾幽居在永和宫里，也能听见宫墙外头的议论。

难怪皇上连那孩子也不让臣妾看一眼便送走了，原来臣妾生的真是个妖孽！

”皇帝有些烦躁，喝道：“王钦！

”王钦紧赶着从外头进来道：“皇上，奴才在。

”皇帝冷冷道：“你去宫中彻查，到底是哪些人在散布谣言，说玫贵人生下的是个妖孽。

一旦查到，无论是哪个宫里的，立即送进慎刑司，终身不得出来。

”皇帝这话口气虽冷，但目光更是锐利，只逡巡在王钦面孔上，逼得他渗出了一脸冷汗，忙磕了头道：“皇上放心，奴才身边断不会有这样散布谣言的人，更不会有听过这种谣言的人，奴才会即刻去查

。”皇帝轻轻“嗯”一声，道：“玫贵人，旁人有这样的揣测谣言都不要紧，但你是孩子的生身母亲，你若存了这样的疑心，还要为此赴死，岂不是连你自己也在这样揣测自己的孩子了。

朕没有别的话，只告诉你，你便再要寻短见，谁也救不了你，更换不回那个孩子！

”皇帝再无二话，起身离去，才走到庭院中，却见慧贵妃紧紧跟了来道：“皇上，臣妾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皇帝道：“有话便说吧。

”慧贵妃施了一礼，便道：“臣妾想着一事，不管玫贵人生下的孩子是什么，即便是个死胎，也是不吉利的。

且玫贵人又这样寻死觅活的，怕是冲撞了什么。

如今怡贵人有了身孕，又住在永和宫后头，要是受了这不吉利的人与事影响，再涉及腹中胎儿，那便不好了。

”皇帝道：“那你的意思是如何？

”慧贵妃道：“皇上多有子嗣，人人无事，唯有玫贵人的孩子有事，那便是玫贵人的不祥了。

与其留这样一个不祥人在宫中，还不如请玫贵人移居宫外别苑，再不要住在紫禁城中了。

”皇帝淡淡“哦”了一声：“只有这样的法子么？

朕的本意，是想请几位法师超度之后便可以解了玫贵人的幽禁了。

”慧贵妃摇头，正色道：“臣妾别的不敢多言，不管玫贵人所生的是死胎也好妖孽也好，子嗣为上，若是沾染了她的晦气，宫中再有一个那样的孩子，可如何是好？

大清百年国祚祥瑞，难不成就要断送在她手里？

”如懿正跟着皇后出来，听到这句，不觉便上前了一步。

皇后按住她的手，缓缓地摇了摇头。

如懿心下担忧不已，回头望去，玫贵人还在寝殿深处郁郁哀哭不止。

皇帝依旧是不动声色：“话不要说半截，都吐出来吧。

”“玫贵人不祥，上承天恩居然还会生出那样的孩子，这样阴鸷的祸水，是断断留不得了。

臣妾想着，反正玫贵人也是想不开的要自缢，不如成全她，让她陪着那个孩子去了，也算是积了阴德

。”慧贵妃扶住皇帝的手臂，小心觑着皇帝的神色，意味深长道，“左右那个孩子是什么样子，皇上是亲眼见过的。

这样的孩子，宫中是绝不能有第二个了。

”皇帝的身体轻微一震，像是被她的话语深深触动，旋即陷入更深的沉默之中。

第三章 流言皇帝静了片刻，只是看着庭中幽幽红梅，吐着暗红色的花蕊，像是溅开了无数血腥的红点子一般。

如懿悄悄看着皇帝的脸色，只觉得什么也瞧不出来，皇帝的神色平静极了，如同秋日里澄净如镜的湖面，犹有暖日的金色余光洒落面上，平添了一分暖调。

皇后按了按如懿的手，悄然上前，柔声道：“慧贵妃的话是急了些，但臣妾心想，这满宫里无论是谁，无论什么事，都比不上大清的国祚要紧。

”如懿一想到“自缢”二字，只觉得浑身发冷，忍不住道：“皇上，玫贵人的孩子纯属意外，既然孩

<<后宫·如懿传2>>

子一生下来就已经死了，那更不会干系旁人，更不会影响大清的国祚。

”慧贵妃笑道：“嫔妃这话便是说得太轻巧了。

皇上正当盛年，以后多的是孩子。

孩子是阿哥还是公主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聪明齐全，成为对大清有用的人。

嫔妃如今都未有生育，试想若是受了贱人的祸害，也生下了这样的死胎，嫔妃你身为人母，能否接受？

到时候便悔之晚矣。

”如懿一听她拿自己做例子，其心恶毒，心底愈加难耐：“天命庇佑，我是不怕的。

慧贵妃若要担心，便担心自己的孩子吧。

”慧贵妃眼波一冽，清冷道：“本宫要念及的不仅是自己来日的孩子，还有眼下怡贵人的孩子和日后旁人的孩子。

嫔妃你为玫贵人求情，是不是敢担保，以后宫中再不会有这样的祸事，还是有了这样的祸事，到时你与玫贵人便一起殉了那孩子，以报大清？

”皇帝呵斥道：“好了。

站在这儿便这样争执不休，成什么样子？

”如懿与慧贵妃对视一眼，只得屈膝道：“臣妾冒昧了。

”皇后低声道：“皇上，那您的意思是……”皇帝皱了皱眉，扶住皇后的手道：“怡贵人的孩子就请皇后多多看顾。

至于玫贵人，就先挪出永和宫，住到宝华殿前头的雨花阁去，让她邻近佛音，好好清净清净心思。

”慧贵妃犹有不服，道：“皇上，可是她生下了那样的孩子……”“孩子？

”皇帝轻轻一嗤，“是否恩准玫贵人自缢且容后计较。

朕倒想知道，宫中到底有哪些胆大妄为的人，敢擅自散布流言，混乱人心。

朕断断容不得！

”皇帝这话说得沉肃，众人闻言皆是一凛。

皇帝道：“慧贵妃，这里没有你的事情，先跪安吧。

”待到慧贵妃出去，皇帝负手立在庭中，身边再无旁人伺候。

如懿见他如此神色，又兼之方才那番话，心下便有些沉郁。

皇帝的声音极轻：“那夜在这里，见过那个孩子的，只有朕、皇后、嫔妃还有王钦吧。

”皇后婉声道：“是。

其余见过孩子的人，当夜都打发出去了，应该来不及在宫里说些什么。

”皇帝长叹一声：“你们都是朕近身的人啊。

”如懿会意，旋即道：“臣妾谨遵皇上吩咐，不敢有一言半语泄露。

”皇帝点点头，又问：“皇后，那日王钦把孩子送去处置，路上不会有人瞧见吧？

”皇后的声音极低，仅仅足以让身边的人听清楚：“出了永和宫的门就扼死了，一路就是个死胎送进小棺椁封好焚化。

这件事，臣妾身边的莲心跟着一块儿去办的，绝不会有差错。

”如懿虽知那孩子是必死无疑，却不想是王钦活生生扼死的。

不知怎的，她便觉得心口哆嗦着窒闷难言，几乎想要呕吐出来。

皇帝轻轻“嗯”了一声，慢慢踱出庭院。

如懿听着满庭风声萧索，肆意而狂暴地穿过枝丫，自己仿佛也成了其中枯靡的一枝，任由逆风侵袭，不得摆脱。

如懿回到殿中，便有些不耐烦。

她描了几笔花样子，便烦恼地将笔一搁。

冬日所用的杏子红团福撒金锦帘是喜气洋洋、花团锦簇的颜色，落在她眼里却只觉得那金茫茫的颜色格外刺眼。

蕊心打了帘子捧着茶水进来道：“小主，永和宫的玫贵人是搬出去了。”

”如懿点了点头，接过茶水道：“她也可怜见儿的，孩子成了那个样子，挪去雨花阁静静心也是好的

<<后宫·如懿传2>>

。”

”她抿了一口茶水，问道：“怎么换了茉莉花茶？”

”蕊心笑道：“茉莉清心宁神，小主一回来就沉着脸，所以奴婢换了这个。”

”如懿便道：“阿箬呢？”

怎么都没有看见阿箬？

”蕊心道：“说是去内务府皮库挑些好皮子来做两件冬衣，一去去了这么久，大概是挑皮子耽搁了。小主不是不知道，阿箬选东西算是精细的。”

”如懿笑道：“也是，她是见过好东西的，挑东西也严苛。我看她如今的性子安静了好些，不比从前那样浮躁，也放心些。”

”蕊心道：“可不是呢？”

上回的事阿箬姐姐算是得了教训了，也亏得小主的调教。

”如懿轻舒了口气道：“她自己知道便好了。”

”蕊心看着如懿，小心翼翼地问：“那小主为什么又不高兴呢？”

”如懿伸出纤细的手指在几案上轻轻划着，理了理自己烦乱的心绪：“宫中流言如沸，不胜其扰。”

”“宫中从来都不缺流言，小主何须烦扰？”

”云髻上垂落的红瑛流苏沙沙地打着鬓边，每一拂动，便是一层秋雨落叶似的微凉。

”如果皇上最忌讳的流言，出处只可能在我、皇后和王钦这三处，你觉得皇上会如何想？”

”蕊心神色遽变，如蒙了一层白蒙蒙的寒霜一般：“这件事若不查清，只怕皇上会对小主存了极大的疑心。”

皇上的疑心若是不除，那小主往后的日子便难过了。

”如懿烦心道：“我何尝不知道这个？”

只是这件事皇上已经在查，但愿很快能水落石出。

”夜来的雨花阁格外幽深寂静。

雨花阁本是前明遗留的建筑，一共三层。

除了第一层供奉佛像经书外，上面两层均可住人。

只是规制陈旧简朴，与东西六宫不可同日而语。

玫贵人新移居此地，连侍奉的侍女也少了大半，连着三五日听着后头宝华殿梵音悠长不断，心下更觉凄凉。

可是此身孤苦，一世的荣华与美梦，都随着那个苦命的孩子去了。

她也生生被困在了这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个解脱？

玫贵人伏倒在佛像前，听着窗外风声呜咽如泣如诉，亦不觉落下清泪。

只觉此生茫茫，再无可渡之处了。

太后进来之时她尚浑然不觉。

倒是福姑姑先唤了一声：“玫贵人，太后往宝华殿参拜，经过雨花阁，还请贵人奉上茶水以待太后。”

”夜来参拜，太后身边只带了福珈，几个随侍的宫人都留在雨花阁外。

太后穿着一身简素而不失清贵的宝蓝缎平金绣整枝芭蕉福鹿纹长袍，头上用着一色的寿字如意金饰，不过寥寥数枚，却清简大气。

玫贵人一时未反应过来，忙起身拜见，屏退了众人方郑重其事地三叩首，热泪盈眶道：“不意太后深夜移驾雨花阁，臣妾未能远迎，实在是失礼了。”

”太后缓缓地拨着手中的翡翠佛珠，那一汪绿色水莹莹的，在烛光底下如一湖澄净凝翠的碧波，一看便知是上好的贡品。

太后缓声道：“你要还是在永和宫，要来看你也不方便。

如今雨花阁住得还惯么？”

”玫贵人一时语塞，终究还是摇了摇头。

太后温和笑道：“也是。”

住惯了东西六宫的繁华，哪里受得了雨花阁的孤苦？

只是皇帝的意思也对，你总是那样伤心，住在雨花阁听听佛音梵经，也是好的。

<<后宫·如懿传2>>

”玫贵人闻言，不觉清泪滂然，如止不住的寒雨凄切：“太后，宫中所有人都在传，传臣妾所生的不是死胎，而是个孽障妖胎。

臣妾……臣妾怎么会生出那样的孩子？

”太后长叹一声：“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封进棺椁焚化了，是死胎也好孽障也罢，连哀家都无法确证，何况是你。

你若多想多思，便是为难了你自己了。

”玫贵人不肯地泣道：“可是，那是臣妾的孩子啊！

臣妾十月怀胎含辛茹苦生下的孩子，怎么会是孽障呢？

”太后注视着她，双目沉静如能照透人心：“是不是孽障很要紧么？

连皇上都不愿意再多提起，更不愿宫中有何相关的流言四起，你又何必苦苦执著？

毕竟，那已经是死了的孩子了。

而你，若再执意如此，虽还活着，却也离死不远了。

”玫贵人浑身剧烈一震，仿佛不可置信一般，瘫软在地：“太后……”太后慢慢地捻着佛珠，缓缓道：“哀家听闻，慧贵妃已经向皇帝进言，准许你自缢去陪着你的孩子，以免后宫再生下这样不吉的婴孩。

皇帝一时心软，未曾答应，若是哪天枕头风吹得更厉害些，他听进去了也未可知。

到时候，也不必你寻死上吊，皇帝就成全你了。

”玫贵人吓得花容失色，连连摇头，膝行至太后跟前，匍匐着道：“太后娘娘，太后娘娘，臣妾不是存心要自缢寻死的，只不过臣妾生产之后皇上一直不来看臣妾，臣妾才只好出此下策，引皇上过来。

连那些宫女都是臣妾安排好的，臣妾不想死，臣妾不想死！

”太后闭着眼睛，淡淡道：“哀家当然知道你不死。

当日把你从南府捞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你是个有心性的，又出身乌拉那拉府邸，一放进后宫准保能让皇后等人费尽心神。

皇后专心于后宫纷争，哀家的话在后宫才会有人听、才有用。

你要是这么轻易就死了，可就白费了哀家的一片苦心了。

”玫贵人俯首帖耳，再三叩首：“臣妾一入后宫，慧贵妃便极力排挤，视臣妾为嫔妃一党，如今还要殉了臣妾。

臣妾愚钝，还请太后怜惜，指点迷津。

”太后淡淡一笑：“指点迷津的只有满天神佛，能自渡迷津的就只有自己了。

哀家知道你心痛孩子的死，但孩子死了，只要你活着，总还会有机会。

你且放心，哀家会告诉钦天监，流年不利，宫中断不能再有白事。

但如何走出雨花阁，如何不负哀家所托，就看你自己的了。

”玫贵人俯身拜倒，悲痛的神情中多了一分郑重：“臣妾谨受太后教诲。

”太后扶过福姑姑的手，漫步踱出，她的语气缓而沉：“有件事，哀家一直想不明白，你的胎一直都说不错，孩子也壮健。

怎么生出来的会是那个样子，真是可怜了。

”玫贵人伏倒在地，平滑如镜的澄砖地冷而硬地硌在额上，那股冷意直逼进脑仁里去。

她抬起头，殿中只余下太后长年所焚的檀香余味，气息幽沉，弥漫一室。

如懿被宣召至养心殿，是在午膳时分。

她才用完午膳，由阿箬伺候着浣手洁净，皇帝身边的李玉便急匆匆赶来了：“嫔妃娘娘，皇上有旨，请您立即前往养心殿暖阁一趟，闲人勿带。

”如懿听得最后一句，心下便微微一沉，生了几分不豫之情，脸上却还笑着：“皇上这样的旨意，可是出了什么事？

”李玉的神色不似往常，只道：“辇轿已在外头备下，娘娘请吧。

”如懿急急更衣，连阿箬和蕊心也未带，便扶着李玉的手出去。

直到到了仪门外快要上轿的一瞬，她才听得李玉用极低的声音道：“王钦在皇上面前诉说了一通，奴才也不知是什么事，只知皇后娘娘也到了。

<<后宫·如懿传2>>

”如懿听得“王钦”与“皇后”，心下更是阴沉难言，只得道：“那就快些去吧，别让皇上等着。”

”如懿甫一进殿，便觉得殿中气氛不似往日。

皇帝神色沉郁，眼底隐隐含了一分怒气。

皇后亦是半坐在榻前的紫檀椅上，并不敢与皇帝同坐在榻上。

而王钦垂头丧气地跪在地上，一声也不敢言语。

如懿忙福了福道：“皇上万福金安，皇后娘娘万安。”

”皇帝草草抬了抬下巴，示意她起身。

如懿忙垂手站在一边，皇帝也不叫“坐下”，只向王钦道：“你把方才跟朕说的，再与皇后和嫔妃说一遍。”

”王钦忙磕了个头道：“奴才奉皇上之命彻查六宫流言之事，发现宫中的确传言纷纷，论及玫贵人所生的婴孩一体双生，是个妖孽。”

种种关于婴孩的细节，如同亲见，再加上奴才们嘴贱，添油加醋，便成了说那婴孩如妖物一般。

”皇帝不耐烦道：“说这些做什么！”

只说你查到的那些！”

”王钦吓得一怔，忙道：“奴才查问下来，发现此种流言散布，东六宫远甚于西六宫。”

”皇后显然是松了一口气，神色舒缓了不少，拨着珧琅掐丝手炉上的银溜子道：“阿弥陀佛，臣妾居住在长春宫，幸好西六宫流言不多，臣妾也算分明了。”

”王钦拿袖子擦了擦汗道：“是。”

据奴才所知，流言所在，主要盘集在永和宫、延禧宫、景阳宫和钟粹宫一带。

”皇后看王钦说得满头大汗，忙温言道：“东六宫中只有这四宫有嫔妃居住，永和宫又是事发所在，难免流言纷扰。”

你且说，这些话是哪里传出来的？”

”王钦脸色发白，那汗水滴答下来，被殿中的苏合香一熏，气味实在难闻。

如懿屏息敛气，只听他说下去。

皇后沉声道：“皇上面前，你还有什么不敢说的么？”

”王钦磕了个头，拿眼睛瞟着如懿，道：“宫人们都说，最早有流言传出的，便是延禧宫。”

”如懿仿佛被一桶冰水直浇而下，冷得天灵盖阵阵发寒，忙跪下道：“皇上明鉴，当夜永和宫所见所闻，臣妾未曾有一字半句传出。”

延禧宫中更无人得知，如何能在宫中散布流言！”

”王钦急急忙忙道：“奴才不敢妄言，所以特意带了一些散布流言的宫人回来，请皇上细察。”

”皇帝冷冷道：“既然查了，那就传吧。”

”王钦击掌两下，只听外头窸窣窸窣有人进来，地上的锦毯极厚，几乎是踏步无声，唯有衣袍与地毯相触的摩擦声刮着耳膜一阵阵逼近。

大约是四五个宫人，跪在了离皇帝一丈之地，叩头问安，缭乱了一阵。

王钦在宫人们面前便恢复了素日的趾高气扬，冷着脸道：“我问你们什么话，你们据实以答就是了。”

在皇上面前，都老老实实的，不许有一句妄言胡说。”

”众人怯怯答了“是”，王钦又道：“你们几个，在宫里嚼舌根是最厉害的，得了空就在那儿胡说八道，飞短流长。”

眼下我就问你们，最早的时候，你们是在哪儿听来关于玫贵人的那些不干不净的话的？”

”那几个宫人怯怯互视了几眼，又见如懿也在侧，便越发生了胆怯之情，其中一个怯生生道：“时日长久，奴才、奴才们都忘记了。”

”如懿见几个宫人看一眼她，便不敢多言，一颗心越发往下沉了沉。

她跪在地上，见满地铺着寸许厚的百花戏春图的猩红滚金线织锦云毯，密密匝匝地绣着牡丹含芳、蔷薇凝露、莲花清馨、秋菊迎霜、腊梅傲雪，百鹊千蝶嬉戏其间。

那样热闹鲜活的图案，原是一整个春日的欢好，此时看来，却似密密匝匝逼得人透不过气来一般。

“忘记了？”

”王钦冷笑一声，“方才都还记得，如今便全忘记了。”

<<后宫·如懿传2>>

我就知道，不长记性的奴才，除了用刑，再没别的办法。

”皇帝口气亦是森冷：“到了朕跟前还要推诿？”

王钦，用刑！

先夹断了几根手指，便知道要说实话了。

”皇帝话音刚落，其中两个胆小的便没命价地磕着头道：“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奴才都说了，都说了，奴才最早是经过延禧宫的时候听说的。

”皇后追问道：“最早？”

最早是什么时候？”

”那宫人脸色煞白：“就是玫贵人生产的那一夜。”

”皇后神色微变，似是自言自语：“也就是说，皇上刚交代完臣妾和娴妃离开，宫中就流言四起了？”

”另几个宫人也忙跟着道：“不错不错。”

皇上，奴才再不敢胡说八道了，就是在延禧宫一带最早传出来的。

”苏合香的气味原是清宁宜人，此刻嗅在鼻中，只觉得热辣辣的，几乎要熏落了眼泪。

如懿深深叩首，凛然道：“皇上明鉴，臣妾的确不曾泄露一字一句。”

”皇后有些为难之色：“皇上，以娴妃的为人，想来是不会对外人随意乱说的。”

只是……”她看着如懿，温婉的眉目间多了几分揣测之色：“娴妃，你是不是那夜受了惊吓，又疲倦过度，一时对谁说过，自己也不记得了？”

”鎏金错银福寿无疆的大鼎中，若有若无的苏合香薄烟，丝丝缕缕交错密织，无边无际地扩散开来，仿佛织了一张无形的网，遮天兜地地笼罩下来，让人无处可逃。

如懿只觉内心沉闷凝滞不已，仰面直视着皇帝道：“皇上若肯信臣妾一句，臣妾敢以性命担保，不曾向任何人说过只言片语。”

”王钦啧啧道：“这便奇了，人人都说是娴妃的延禧宫传出流言，偏偏娴妃娘娘说只字未漏，难道这些奴才都疯魔了，连哪宫哪苑都分不清楚，信口胡说？”

或者真如皇后娘娘所言，娴妃娘娘无知无觉中自己说了出去，或是梦话，或是气话，也未可知！”

”如懿心中恼怒，盯着王钦道：“你口口声声咬住本宫不放，到底本宫有何居心，一定要害了玫贵人还要损她声誉？”

更不惜连累皇上与皇室的名声？”

”王钦忙摇头道：“娴妃娘娘千万别恼怒，奴才也不过一说罢了。”

只是娴妃娘娘一直未有生育，出于嫉妒迁怒于玫贵人，一时口快说了出去，恐怕也是有的。”

”皇帝默不做声，只是重重一掌击在紫檀几案上，皇后急得捧过皇帝的手仔细察看道：“皇上再生气，也要注意龙体，万勿伤了身子。”

”皇帝道：“朕的面前，也不好好说话，只一个个咬住了不放，成什么样子！”

”皇后忙起身跪下道：“皇上息怒，哪怕种种证据确凿，人人都指证娴妃，臣妾也不相信是娴妃有意所为。”

”皇帝思忖片刻，慢慢道：“朕也相信娴妃，但流言所指，朕不能不查个彻底。”

”皇后连忙道：“皇上说得是。”

只是娴妃侍奉皇上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请皇上先勿责罚。”

臣妾想，既然此事要彻查，娴妃卷入其中也不适宜，不如请皇上先让娴妃不要出入延禧宫，等到查清，再给娴妃一个清白。”

”皇帝沉吟着，殿中苏合香的香烟袅袅飘散荡开，连皇帝的面孔也遮了一层薄薄的雾翳。

如懿跪在地下，殿中分明是和暖如春，那空气似乎被春日里的蜂胶凝住，滞塞不堪，闷得她透不过气来。

良久，皇帝的声音有如金器冷石般锐利地穿透了一缕缕薄烟，凌空破来：“那么，朕就如皇后所言。”

”如懿脚下一软，几乎是失却了起身的力气，只失望而凄切地看着皇帝。

皇帝并不闪避她的目光，沉声道：“朕会禁足你一段日子，以求真相。”

你便先放心住在延禧宫中吧。”

<<后宫·如懿传2>>

”他不容如懿再说，唤过殿外的李玉：“李玉，扶嫔妃出去。”

”如懿只觉得脚下绵软无力，一颗心往下坠了又坠，回望去，皇帝的眼中含了一点锐利的坚定之意，她只得安下心来，缓步出去。

待到入少处，她就着李玉的手，仿佛是不动声色，只目视着前方，极偶然的，一个眼波划过李玉的面颊，含了深深的决绝和冷厉。

李玉会意地点点头，重又垂下双眸，保持着一如往常的温驯和恭顺。

第四章 春情如懿禁足的日子，便是从这一个阳光灿烂的晴明午后开始的。

朱红色的阔大宫门“吱呀”一声从身后紧紧合上，便是锁链重重锁住的声音。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再打开会是什么时候。

延禧宫的宫人们慌得眼泪都下来了，忙不迭地跪了一地，却不知该对着谁去跪。

海兰在后殿亦被惊动了，惊慌失措地奔过来道：“姐姐，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把延禧宫的大门锁起来？

”如懿站在庭院中，缓步拾上台阶，阳光透过落尽了翠叶的光洁树枝斑驳地筛了满地。

那样清冷的日光从天空倾泻而下，抬头望时，能看到九重宫阙的琉璃碧瓦在日色下闪耀起冰雪洁白一样的光芒。

那样的光芒，离她真是遥远。

如懿轻声说：“不要怕，我只是被禁足而已。”

延禧宫的角门还能出入，是为你留的。

”海兰眼底含了稀薄的泪花，不安道：“姐姐，才安静了这些时候，咱们的日子就这么难过么？”

”如懿望着远处宫阙重重，琉璃瓦上浮光万丈，神色平静得如阳光照耀下的冰雪：“有时候日子安静并不等于难过。”

你安心就是。”

”禁足的时光幽寂而难耐，隔绝了出入，每日所能见的，不过是一方四四方方的小小蓝天。

如懿用来打发时光的，不过是让蕊心和阿箬把库房里的各色丝线都选出来一一整理。

这是十分费工夫的一件事，每种丝线分门别类，浸在拧了各色鲜花汁子的滚水里煮过。

玫瑰汁子配玫瑰红，杜鹃花汁配杜鹃红，芙蓉花汁配芙蓉粉，飞燕花汁煮久了是淡淡的明蓝，栀子花汁配了淡淡杏黄的白色，香蜂花兑了薄荷配蓝紫色，一一都是费尽了心思的。

连黄色的要绣作花蕊的丝线，也一一用柠草汁子和番红花汁一起煮过，带了清新之气。

而绿色呢，更是麻烦，配着藿香、杜衡、薜荔、茵桂、迷迭香、百里香、山桃草等香草，煮成芬芳的浓翠明艳。

海兰来看她时不免长吁短叹：“姐姐还有心思做这些事，妹妹这些天出去，整日里见王钦在追查那些散布流言的奴才，一个一个都吐了口儿，说是从延禧宫这里听来的。”

再这样下去，恐怕皇上不只是禁足，而是要对延禧宫上下一一用刑审问了。”

”如懿笑吟吟递了一把松石绿的丝线给她：“你细闻闻这个，我放了芷芷、木根、兰茵这三种香草，是不是别有一种草木清香，好像春天已经来了？”

”海兰无奈接过，却并不如如懿所言去轻嗅其味，愁容满面道：“姐姐是盼着春天来，妹妹却看着好像这冬天过也过不完似的。”

”她忧心忡忡：“一旦坐实了流言为姐姐所传播，损害皇室声誉，该如何是好？”

”如懿这才抬首道：“王钦找了多少人？”

”“总有十来个了吧。”

”如懿轻轻一笑若淡淡的云影：“十来个人，要置我于死地也够了。”

可是你猜猜，若要置王钦于死地，几个人才够？”

”海兰眼底浮起深深的疑惑：“姐姐的意思是……”如懿看了看窗外浓墨般的天色：“我能有什么意思？”

对了，这些日子都是谁陪着皇上？”

”海兰道：“宫中流言纷扰，皇上也很少召见皇后，多半是嘉贵人和慧贵妃伴驾吧。”

如今怡贵人有孕，宫中妃嫔倒也常去探望怡贵人，听说慧贵妃也去得很勤快呢。”

<<后宫·如懿传2>>

”如懿道：“宫中的嬷嬷们每常说，坐胎药喝下去，也得多沾沾有孕之身的孕气才好呢。

慧贵妃盼子心切，一定会去的。

”海兰看着眼前缠绕一团的丝线，烦恼道：“这也罢了，慧贵妃每每特意从景阳宫经过咱们延禧宫，都要伫立良久，感慨姐姐境遇凄寒。

于我看来，她不过是幸灾乐祸罢了。

”如懿微微一笑，丝毫不以为意：“她若喜欢，便由着她去吧。

左不过她在外感慨，而我在里头也听不见，就算听见了，只当风吹过就是了。

”海兰见她如此，也只能默然。

二人寂静里相对，听着窗外风声簌簌，远远有笑语声传来，海兰叹道：“延禧宫被禁足，永和宫人去楼空，只有景阳宫恩宠不断。

风送宫嫔笑语和，大约只有咱们这里这样静，才能听得清楚吧。

”如懿淡淡一笑，手中千丝万缕穿梭不断，只慢条斯理交代蕊心道：“这些丝线都是煮过了染上了香气的，你明儿拿到太阳底下去晒过，务必要翻晒多次，等太阳落山后再拿进来煮，得煮好多次，我才能绣出带着香气的《百花春意图》呢。

”蕊心答应着，又上来添了几支蜡烛，正静静相对，忽然外头喧哗声大起，夹杂着女人尖叫的声音、宫人的呵斥声和太监含混的话语。

海兰立时警觉起来：“姐姐，你听什么声音？”

”蕊心侧耳细听片刻，忽而一笑：“仿佛是慧贵妃的声音。

”海兰怔了怔，立时站起身来，却又不知该不该去看看。

如懿淡淡笑道：“我被禁足了，你却没有。

海兰，你去外头看看，若是慧贵妃在咱们宫门前出了什么事，可就不好了。

”海兰连忙出去，吩咐守门的侍卫开了大门。

如懿披上蕊心送来的素色缠枝花灰鼠大氅，紧随在后。

守在门前的侍卫看她出来，忙挡住了道：“嫔妃娘娘，皇上有旨，您不能出延禧宫的大门。

”如懿淡淡道：“放心！

本宫不会教你们为难。

本宫只在这儿看着，绝不跨出这扇宫门半步。

”那些侍卫显然是松了口气，躬身站到一旁。

外头纷乱异常，有宫人侍卫的脚步声匆匆过来，显然是被方才的声响惊动了。

数十盏宫灯将夜来的延禧宫门前照得煌煌如白日，慧贵妃被宫女们簇拥着围在中间，一张莲瓣似的娇美面孔惊怒交加，失了往日的姣好颜色，显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太监侍卫们七手八脚地押着一个服制鲜艳的太监，将他整个脸按在了尘土之中。

慧贵妃鬓发凌乱，云髻松散，几支白玉南红如意珠钗斜斜地坠在耳边，一副将堕未堕的样子。

她的厉声呵斥底下有着难掩的震怒与惊恐，喝道：“将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立刻拖到皇上跟前去，给本宫交代个清楚！”

”如懿悄声问守门的侍卫道：“这样乱糟糟的，究竟出了什么事？”

”侍卫道：“回嫔妃娘娘的话，那人是皇上跟前副总管太监王钦公公，也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怎么，方才慧贵妃带着宫人经过，他便发了狂似的冲上来，言行莽撞，惊扰了贵妃娘娘。

”海兰奇道：“王钦又不是不认识慧贵妃，怎会冒犯贵妃呢？”

”侍卫道：“奴才们奉命看守延禧宫，不能走开一步，所以只能干看着。

不过王公公的的确确跟疯魔了似的，看见贵妃娘娘就没头没脑地扑了上去。

”如懿见慧贵妃稍稍缓过神，便朗声道：“延禧宫嫔妃参见贵妃娘娘，愿贵妃娘娘万福金安。

”海兰见如懿行礼，忙也跟着行礼如仪。

慧贵妃一手护住胸口，一壁恨恨道：“是你？”

你怎么出来了？

”如懿含笑道：“妹妹没有出来，只是听得外头喧哗，不意是贵妃娘娘在此，所以特意过来一看，娘娘没事吧？”

<<后宫·如懿传2>>

”慧贵妃恼恨道：“本宫有事无事，不必你来关心。

”如懿含着谦恭的笑意，柔声道：“妹妹也不想过多关心，只是此事出在妹妹宫门前，妹妹想不多看一眼也不行了。

”慧贵妃气得发怔，露出森森笑意：“好！

好！

居然来看本宫这个热闹！

本宫也很想知道，王钦突然在延禧宫外冒犯本宫，是不是有人存心指使！

”二人正僵持着，却见不远处明黄一色御辇迤迤而来，双喜忙请了安上前道：“回禀贵妃，皇上正在景阳宫中，奴才已经请了皇上过来了。

”御辇

<<后宫·如懿传2>>

编辑推荐

<<后宫·如懿传2>>

名人推荐

<<后宫·如懿传2>>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